

保衛機器

(小說)

單兆欣著

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膠東解放區。

一個公營的印刷工廠住在距萊陽城十八里的一個小村莊王家埠。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正在瘋狂地向膠東解放區進攻。廠裏工人們把一部分機器埋藏起來，帶了一部分輕便的機器轉移到較安全的地方去，堅持生產。

這時，隱藏在工廠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宋顯亭叛變了。他把埋藏機器的地點和工廠轉移的方向報告給敵人；並且幾次帶領蔣匪軍到王家埠搜查機器。

廠裏的工人陶聚、賈貴仁和李雲是優秀的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。他們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；爲了保衛機器，他們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，頑強地和敵人進行鬥爭。

在鬥爭中，他們得到當地農民的支持，特別是得到農村婦女劉鳳英領導的民兵隊的配合，因此最後戰勝了敵人，保衛了機器。

隨着整個戰爭形勢的變化，膠東的形勢也好轉了，我軍解放了萊陽城。在新的形勢下，工廠搬進了萊陽城，把全部機器重新安裝起來，執行着新的生產任務。

一九四七年春天，蔣匪軍以八十多個旅的兵力，擺成瓜子形，向山東解放區分進合擊。一時，山東省的大部分地區，到處都瀰漫着戰火。

敵用美製大砲恣意的轟擊着魯南山區。多少人民慘死在砲彈下；多少房屋財產毀滅在砲彈下。標着「U S」的輜重車、坦克車、裝甲車，在魯中平原上瘋狂的奔跑着。

不久，敵人進攻的兇焰給人民解放軍壓下去了。整師整旅的蔣匪軍成了俘虜；敵人的許多大砲、輜重車、坦克車、裝甲車換了主人。

但敵人是甘心失敗的。七月裏，蔣匪幫又調動了十幾萬匪軍，向我膠東解放區進攻。膠東的形勢特別緊張了，謠言就多了起來。有人說：「國民黨用的是美國火箭砲，一打就是六十里。」可是有戰鬥經驗的人對這些謠言立刻就做了回答：「日本鬼子使的是銅砲，可一樣叫咱們的烏槍、紅纓槍打敗啦！火箭砲有啥了不起！」

七月裏的膠東，天空是一片鮮明的藍色；三年前被日本鬼子砍去了上半截的大楊樹

上，又長出了茁壯的枝條；三年前交織着戰壕的田野，又長出了旺盛的莊稼，像貓尾巴一樣的穀穗，被暖風吹得搖搖擺擺。

這時候正是農忙季節。但是莊稼田裏不大看得見人在幹活。原因是人民解放軍爲了戰略上的需要，暫時撤出膠東，成千上萬的莊稼人組織了担架隊和小車隊，跟着解放軍渡過膠河，轉入西綫作戰去了。

膠東解放區的許多工廠，有的疏散，有的遷移了。只有一個公營印刷廠，因爲有一批對敵宣傳品沒有印好，所以還留在距離萊陽城十八里的一個小村莊上繼續工作，除了一些眼前用不到的機器提前送到牙山打了「埋伏」，其餘的機器都照常開動。

在機器股裏，一部三十六匹馬力的柴油機，拖着大小三十多盤印刷機，在輕快地旋轉着。柴油機班長陶聚倒完了柴油，用亂綫球擦着手，正要去檢點機器，忽然聽得外面有人喊道：「飛機來啦，飛機來啦！」可是這些天來，工人們對敵人的空襲已經習慣了，誰也不感到恐慌。

陶聚輕輕地紮了紮圍在脖子上的「羊肚」毛巾；他那四方臉緊板板的，兩隻眼縫縫成一條綫，站在工房門口，望着敵機飛來飛去，時隱時現。「撲撲，撲撲撲！」「轟轟轟，轟隆隆隆！」飛機在鄰近的村莊上打機槍、扔炸彈了，震得機器房的牆壁一搖一晃。

的。

陶聚正怒視着天空的敵機，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叫了一聲「哎喲」。他轉過頭來一看，原來是廠裏的徒工宋顯亭雙手抱着腦袋，蜷縮在牆角裏。

宋顯亭是萊陽鄉下一個地主的兒子。土地改革期間，他家的土地房產都被當地農民沒收了。他父親就千方百計的想叫他打入革命陣營裏邊來，一方面朦混人家對他的看法，取得一個幹部家屬的身分；一方面等待時機，作爲進行破壞活動的內綫。恰好那時候膠東解放區有一個公營的印刷廠招考練習生，這個老傢伙便抓緊這個機會佈置宋顯亭前來投考。這樣，宋顯亭就成了廠裏的徒工了。

宋顯亭進廠以後，起初到還規規矩矩，看不出什麼破綻來。大家對他也沒有引起警惕。現在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膠東，他表面上裝着什麼事都不懂，老是東問西打聽，但心裏却樂滋滋的。他想，天快要變了，見機行事吧。

附近什麼地方又「轟轟」地落下兩顆炸彈。宋顯亭順着牆邊蠕到工房門口，探頭向外望去，視野裏的幾個村莊都冒着沖天的煙火。他朝陶聚冷笑了一下，假裝鎮靜的說：「哎呀呀！三兩個炸彈就把莊子炸平啦，幸虧咱們的工廠偽裝的好。」

飛機又從山後轉過來。陶聚望着，恨恨地詛咒道：「媽的，你沒有幾天好猖狂的！」

宋顯亭見飛機轉回來，身子縮到屋裏，催着陶聚說：「大家向屋裏縮進點，縮進點！」陶聚動也沒動。

陶聚是經過抗日戰爭鍛鍊的工人，是個共產黨員。見宋顯亭害怕的樣子，就對他說：「年紀輕輕的小伙子，壯起點胆來吧！」

柴油機班還有個工人叫叢貴仁。他今年四十多歲。機器股裏幾個工人中，算他的年齡最大。他從十六歲起，就在資本家廠裏當學徒，担呀挑的十幾年，壓得他的脊梁都彎了。這時叢貴仁剛剛修好抽水機，眼窩裏還塗着一點一點的柴油。他提着活板子走到工房門口，看見宋顯亭那副慌張樣子，沒好意地「嗤」了他一聲；又走到陶聚身邊，指着門外說：「老陶，我恨不得把飛機一把抓下來，砸它個粉碎。陶聚笑着說道：「老叢呀，你可真是跟咱一個心眼兒啦。咱們準備好，跟鬼崽子們幹吧！」

飛機發了一頓瘋，向西飛去了。宋顯亭這才從牆角裏站起來，雙手抱着肚皮，一步一步，像鴨子一樣地走進機器股，自說自話地對大家說道：

「看樣子，國民黨真要打過來啦！要不然，解放軍爲啥往西撤退呢？」

陶聚正在往機器眼裏澆滑油，沒留神他的話。叢貴仁手裏拿着一塊蜂蠟，正往皮帶上擦。他朝着宋顯亭白了白眼，又噘了噘嘴，什麼話也沒說。

宋顯亭前後看了幾眼，見誰也沒有理他，他就輕輕地扳了叢貴仁一把說：「哎，哎！你怎麼不說話呀？要是國民黨真打到咱這塊來，咱們怎麼辦呢？」

叢貴仁腰一挺，眼一瞪說：「打過來就打過來吧，趙廠長不是跟咱說得一清二楚嗎！咱們膠東這塊地方，就像個大口袋。解放軍先撤到西面去，張着袋口，讓敵人進來，等到了時候，再把袋口一紮。哼！拾掇個乾淨痛快！」

宋顯亭頓時滿臉通紅，酒糟鼻子紅得像個紅棗。

屋裏柴油機轟隆隆響，陶聚聽不清叢貴仁講的什麼，便提着滑油壺，急忙走過來。叢貴仁一見陶聚可就更來勁，把蜂蠟扔到箱子上，說：

「我呀，我真看不起這樣的人，胆小得比菜子還要細。……」

「怎麼啦？怎麼啦？」陶聚攔腰問。

叢貴仁把上半截話告訴了他。陶聚看了看宋顯亭，又看了看叢貴仁，然後又笑瞇瞇地問叢貴仁道：

「談談吧，叢技師！反動派打過來咱們怎麼辦？」

叢貴仁本想和陶聚一塊批評宋顯亭，沒想到陶聚也會提出這個問題來，忙說：

「這還用問？他沒有來，咱就加油生產，支援前綫；來了，咱就拿槍跟他們幹，保

衛咱們膠東，保衛咱們的工廠和機器！」

叢貴仁那氣虎虎的樣子，把一向不愛笑的陶聚，逗得笑出聲來。機器股的工人們也都笑得打起了哈哈。

陶聚轉過身來，笑着對宋顯亭說：

「聽見嗎，小伙子？敵人沒來，咱就加油生產，支援前綫；來了，咱就拿槍跟他們幹，保衛咱們膠東，保衛咱們的工廠和機器！」

宋顯亭強裝着笑，心想：「膠東不是共產黨打牢的江山！……好吧，你們幹你們的，咱可得見機行事！」

一個晴朗的早晨。

印刷廠接到了上級的命令。命令上說：敵人已經過了膠河，進佔平度。印刷廠應立即準備轉移。工廠的全部機器，凡是能用人力搬走的，立刻拆卸，準備搬走；不能用人力搬走的，全部窖起來。準備工作必須在一晝夜內完成，明天下午四點鐘開始行動。

柴油機像老黃牛一樣，懶洋洋地停下來了。印刷機的竹板子也不翻動了。工房裏霎時變得靜悄悄的。工人們都在急急忙忙地洗油手，整理書頁子。

這時，印刷廠廠長趙復生迎着機器房走來。他是個矮胖的中年人，嘴巴上長着稀稀拉拉的鬍鬚，眼睛裏泛出一條條的紅絲，一看就知道他已經有幾夜沒睡覺了。

工人們見廠長來了，都湧過去，問這問那：

「趙廠長！咱們往哪走啊？」

「趙廠長！咱大伙拉起隊伍來幹吧！」

工人們問個不休。直到趙廠長輕輕擺了擺手，大家才靜下來。

趙廠長臉上仍和平常一樣，堆着笑容，問大家道：

「大夥都打譜往哪走呢？」

工人們相互看了看，沒有回答什麼話。

趙廠長又抬高聲音說：「工廠走到哪裏，咱們就走到哪裏！對不對，同志們？」

「對！對！」工人們尋思着趙廠長這句話的意思，參差不齊的回答。接着趙廠長又嚴肅地對大家說：

「同志們！先談談我們眼前的事吧！據剛才上級來的情報說：敵人已經從平度出發了。平度離咱們這裏只有一百多里地，要快，今天一天就擡到咱們這裏來啦。根據這樣緊急的情況，廠黨委決定：今天白天全廠所有的機器一定要拆好；要窖的今天黑夜一定要窖好；大石印，膠版機，三十六匹馬力柴油機，十二頁機和三十二頁機，還有倉庫裏那批器材，都窖起來；剩下的那三盤八頁機和兩盤老虎嘴子，要克服一切困難帶走，準備完成前綫可能交下來的任務。」

趙廠長佈置好一切，檢查了印刷機，親切地摸着每盤機器上的滾筒。接着，柴油機間裏就傳出叮叮噹噹的響聲。趙廠長進去一看，只見陶聚上身光溜溜的，雙手握着一把

大活扳子，用力扭着螺絲，熱得渾身淌汗，嘴裏吁呀吁呀地喘着；叢貴仁正掄着鐵鎚攪機器輪軸上的楔子；宋顯亭兩根眉頭皺成個「一」字，拿着一把鉗子，蹲在柴油機「火頭」那裏，不知在幹什麼。

趙廠長走動了一會，等陶聚挺起腰板歇勁的時候，湊過去說道：

「陶聚！機器股沒有股長，廠黨委決定由你暫且代一代……」停了一會又問道：「柴油機今天白天能拆好嗎？」

陶聚看了看叢貴仁，順手在臉上一刮，把汗水隨着手指頭甩在地上，然後說道：

「行，能行！就是缺人手抬出去窖。」

趙廠長說：「沒關係！有的是人。反正裝訂股東西少，大部分工人都可以派出來幫你們窖機器。再想想看，有沒有別的困難了？」

「沒有別的困難了。」

「好，就這樣吧！今天夜裏，裝訂股幫你們窖機器。」趙廠長說着，隨即就貼近陶聚身邊，壓低聲音說：「窖柴油機和大石印的地點是在南山窪土地廟旁邊那塊空地裏。新同志經驗少，就不必去啦。你們這兒的宋顯亭……我看叫他在家裝機器吧。」

陶聚把趙廠長的話牢牢地記在心裏，又給趙廠長點了點頭。意思是說：「一切照

辦，趙廠長！」

趙廠長心目中的陶聚，是一個肯幹、能完成任務的好黨員。在抗日戰爭時期，趙廠長常機器股長，陶聚就是柴油機工人。每次把任務交給他，總是能不折不扣的完成！所以趙廠長一向很信任他。現在趙廠長臨走的時候，又再三叮囑着陶聚：「晚上的行動，要注意保密；害的機器要刷上臭油。」

這樣，天剛撒黑的時候，機器股裏就像一鍋沸水似的，出出進進的人一時不斷。一部分工人去窖好了膠版機，把三十二頁和十二頁印刷機，放在村頭一個大河裏；陶聚、叢貴仁和裝訂股的一些工人到南山窪去窖大石印和柴油機；老年工人和新工人都留在家裏捆綁八頁機和老虎嘴子。一切行動又順利又迅速。

天亮前，忙了一整夜的工人們都回到宿舍裏來了。宿舍裏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，只有一堆薰蚊子的蒿草冒的煙在轉動。朱顯亭睡在靠牆壁的炕上，歎着氣。看見陶聚他們回來，便輕輕敲着牆壁，向陶聚招呼道：

「老陶，回來啦。」

陶聚緊閉着沉甸甸的眼皮，說：

「回來啦，家裏的機器都拆好了嗎？」

「裝也裝好啦。喲，你們整整忽降了大半夜，什麼樣的土這麼硬啊？」

陶聚咳嗽了一聲，沒有回答他，就躺在炕上打起盹來。宋顯亭見陶聚不再答理他，只好也不聲不響的躺下了。

宋顯亭睡在炕上總覺得不是滋味。他一會兒翻東，一會兒翻西。這時候，忽然聽到窗外有兩個工人在用嗓子說話。他就伸長脖子，豎起耳朵來聽，只聽見有一個細嗓子的低聲說：

「喂，西崗子的土盡是些沙，隨刨隨塌，南山窪怎麼樣？」

另一個粗嗓子的衝着細嗓子的說：

「怕什麼？你就放開嗓門說吧，前後左右不都是自己的人嗎？說到南山窪啊，土硬得跟石頭一樣，一鏟只能刨指頭大小一塊。」

宋顯亭聽到這裏，腦袋又縮到被筒裏，打着鼾聲裝睡覺。他想：「西崗子就是那麼一塊小地盤，好找。可南山窪都是些墳堆，沒有空地方能埋機器；只有土地廟下面有塊空地，機器一定埋在那裏。對，對！」想到這裏，他又暗暗地對自己說：「好吧，就這麼辦。把這些機器報給國軍，不但能保住性命，弄得好，還能混個一官半職哩。」

陶聚打了一個小盹，醒來的時候，已經是中午了。這時，西邊傳來一陣陣的大砲

聲，震得他的耳膜嗡嗡響。砲聲裏夾雜着爆豆一樣的重機槍聲。陶聚根據自己的經驗猜想，敵人離這裏最多只有三十里路了，要不是爲了防空，工廠白天就可以轉移了，現在必須等到傍黑才能走。

陶聚在王家埠有個好房東，那就是機器股旁邊的劉鳳英家。劉鳳英是村裏的民兵隊長，又是共產黨員，打的一手好槍，身子結實得真像個挺當男人。鳳英老早就喜愛工廠，每天下地做活回來，總要探着頭往機器房裏望望。工人們的衣服破了，她也從不計較是哪一個的，隨手拿來就給補的整整齊齊。有時她也想：「陶同志說，以後要是不打仗啦，工廠裏還要添工人。咱要是能去做個徒工，跟着陶同志那樣的人，又能學到政治文化，又能學到技術，天天開着機器，那又多好啊。」

現在，陶聚到鳳英家去告別了。出來迎接他的是鳳英媽。鳳英媽梳着灰白的、稀稀拉拉的頭髮，扯着衣襟，聽到印刷廠要移動的消息以後，就眼淚汪汪地朝陶聚說：

「老陶，你……你們怎麼都要走啦？」

陶聚比她高出半個身子，只好低着頭輕聲地安慰她說：

「是的，要走啦，敵人向咱們解放區進攻，工廠爲了適應戰時環境，堅持生產，所以得暫且離開這兒。王大娘，以後咱們還會回來的！」

鳳英媽烏油油的眼睛裏，含着幾滴淚水。補着幾塊藍布的黑褲子，微微顫動着。她握着衣襟，嘴裏不住的咕嚕着：

「自大前年……自大前年……大前年……」她戰抖着，說不下去。陶聚從工裝口袋裏抽出一條毛巾，輕輕地撲打着她背後的草灰，說道：

「自從大前年抗日戰爭勝利後，俺就住在你們這兒，可給你老人家添麻煩啦。」

「哪裏話，哪裏話！陶同志，俺可不能昧着良心說話啊。自從共產黨過來，咱窮人的光景就不賴啦。再說，您工廠給莊稼戶修了那麼多的傢什啊……」

兩個人正談着，劉鳳英揸着槍，紮着手榴彈袋，從屋裏走出來了。她一面用力束着皮帶，一面走到陶聚跟前，輕聲問道：

「工廠這就走嗎？」

「是啊，這就走。」

「好吧，陶同志！打了勝仗，可別忘記咱莊稼人哪！」她圓圓的臉盤上，微微的露出笑容。

沒等陶聚說話，劉鳳英接着又道：

「好，陶同志，不多說啦，民兵隊這就要集合啦，要到村子四下放哨去。」說着，

就轉了身，頭髮一飄一飄地，往街上跑去了。

陶聚回到宿舍，只見宋顯亭跪在炕頭上包這樣、捲那樣。陶聚把自己的一牀被子打好背包，提了出來，剛跨出門口，又停下來向屋裏招呼道：

「小宋，快點收拾吧，就要出發啦。」

宋顯亭欠了欠屁股。他胳膊窩正夾着一個花布包袱。聽到陶聚在催他，就急忙把包袱放下來，吃吃的答道：

「行行，你別催……哎，老陶！我這陣子爲啥肚子痛起來啦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伸手用力按着肚皮。

太陽靠山了，天邊現出一縷縷的紅霞。這時，機器股院子裏擠滿了人。全廠三百多個工人都到這裏來集合，準備轉移了。

隊伍剛剛開始走，趙廠長突然拉住陶聚和叢貴仁悄聲說：

「民兵隊長劉鳳英剛才派人來報告，西崗子的膠版機窖子還露着一塊箱子角。這是李雲負責窖的，黑夜做事，人手又多，難免有些粗手。」他略停了一下：「現在這樣，你們兩個先留下來，把所有的窖子都檢查一遍，不牢靠的要想法叫它牢靠。這是黨和人民財富啊！」接着他就從身上摘下盒子槍，遞給陶聚說：「檢查過機器窖子以後，要

攆上我們。路綫是先奔駱駝山，走山道，過駱駝山再走五十里就是牙山，目的地在牙山脚下，村名叫白沙灘。打鬼子的時候咱們工廠都住過。好吧，快去！」

陶聚用力紮了紫脖子上的「羊肚」毛巾，跟叢貴仁兩個，一個提着盒子槍，一個提着上午才發下來的老套筒，直奔西崗子去了。

趙廠長等陶聚和叢貴仁走後，就急忙扛起他倆留下來的機件，接上隊伍的後尾，出了村子。

這時，在大隊的後面，敵人的機槍已經在噠噠的響了。